清清的小河

周养俊

送信送报，每天都要过几趟河。送了河东送河西，送了河西又送河东；只因河水是绕山走的，人又都住在河两岸的半山腰上。

山子央求师傅：“再带我走一回邮路吧？”

师傅榆树皮似的脸沉下了：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，迟早都得一个人送，18岁的小伙子了，怕的啥嘛！”

山子背着邮包一人上了路。

出小镇不远就望见了小河。这河是从许多个峡谷里流出来的，缓缓地汇合在一起，然后清凌凌地向前伸展，清凌凌地一路欢唱。河两岸是高山、奇峰、怪石和郁郁葱葱的藤草，说不定那树木里、草丛中还藏着许多个美丽动人的传说。

山子生在这河的岸边，幼时身边总有几个放牛的、或割草的小伙伴，偶尔他也一个人独来独往，并无恐惧。可头一次一个人上邮路，他的怀里却象揣着只小野兔，怯怯地，不知是高兴还是害怕什么。

深秋，又是大清早，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行人很少。走到河边，山子仔细查看了四周，这才脱掉长裤搭在脖子上，然后双手举起邮包顶在头上，向齐腰深的急流中走去。

蓦然间，山风送来一阵童音：

送信的娃，光屁股，太阳晒腚光溜溜。

送信的娃，不害羞，裤子架在脖子上头……

山子打了个愣怔，脸也红到了脖根上。瞬间，他又冷静下来了。他觉得那声音仿佛是从童年的梦里飞出来的，那山坡上并排坐着的放牛娃好像有他的影子，他笑了。

河水冰凉，他感觉到下半部身体紧绷绷的，像缠了一层胶布。脚下的石子儿光溜溜的，一踩着就随水滑走了。他又想起了小时候在河里凫水玩打仗，赤条条地往碧澄澄的深水中栽，在铺满雪白卵石的河滩上跑。心里暖起来，身子也觉不出冷了。

过得河来，山子急急忙忙走到一块大青石后，匆匆换上了长裤，又扭干了裤衩上的水顶在头上，这才背起邮包大步上了山路。

一对洗衣女子迎面走来，太阳光照在她们身上，那红衫子、花衫子十分醒目，近时发现人也美丽动人，溪水样清澈的眸子，山果样鲜嫩嫩的脸盘。擦肩刚过，山子就听到嘻笑声，扭头看，见两个女子捂着嘴正冲他笑。山子不知所措，片刻，方记起头上的遮羞物。再回看那俩女子，那醒目好看的影子已经远了。他索性从头上取下那物件，随手搭在了道旁的一丛灌木上。

上游河床很窄，水仍齐腰深。山子送河西去河东时，又后悔今天走得匆忙，少带了遮羞的物件，还后悔不该将那物件搭在了灌木上。穿长裤过河？可山里的秋风吹得凶了像刀子一样，湿裤子怎么回得了邮电所？上次他看见师傅是光着屁股过河的，当时他的心缩成了一疙瘩儿。他担心那洗衣、淘菜的女人们看见了骂。结果女人是碰见了几个，可她们只是低头看水，并无任何反应，山子不比师傅，师傅是要退休的人，啥事没经过？他年轻，还没女朋友。思忖再三，他还是穿着长裤过了河。

上得岸来，湿裤贴在腿上，水顺着裤脚往下流。山风一吹，山子就不由地颤抖起来。

“兄弟，过来。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一洗衣大嫂正向他招手。

山子呆了。

“兄弟，就叫你哪！傻看啥哩！”山子过去了。那女人指着身后一堆干柴对他说：“看裤子湿成啥了，快抱去烤烤火，时间长了会生病的。”她从怀里掏出一盒火柴，递给山子，又说：“那个大石头后面，去，没人看见。”说完禁不住笑了起来。山子发现她长得很白净，特别是牙齿就如两排碎玉。

山子心中感激，却始终未说出一句感谢的话来。

到大石后，山子点燃了柴，衣服还没干透，柴没了。他凑合穿上裤子，从石后走出，发现远处河滩上又放了一堆干柴。他四下环顾，却再没看见那洗衣大嫂的影子。

返回路上。起风了，吹得山林呜呜作响，河水也掀高了浪花。山子心想，那搭在灌木上的遮羞物件定被风叨走了。走到那片灌木丛时，发现那物件依然还在，心里纳闷。待取时才看清那物体被一根粉红色的塑料绳系在了灌木上。山子明白，这细细的粉红绳是姑娘们扎辫子用的。山子落泪了。他猛然发现这眼前的小河不再是童年的小河，也不是昨天的小河。他看见小河在长悄悄地长，长得更清凌更可爱了。

乡村老屋

苑广阔

以前农村的房子，都是土打墙，草苫顶，不能说是茅草屋，但肯定没有青砖红瓦的房子那么结实。

农村老家有一个习俗，搬了新家，老屋不再住人以后，除非要在老屋的旧址重新盖房，不得不把老屋推倒，否则任由它留在那里风吹雨打，然后慢慢垮塌、消失。这个过程因屋而异，有时候很缓慢，需要十几年；有时候又很快，或许一个大风大雨的夜晚，老屋就轰然倒塌。这时候我就想到了人，有的人健健康康，长命百岁，临终的时候也波澜不惊，十分安详，但是有的人却会因为疾病、灾祸，突然离开我们，让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。

小时候不懂事，以为房子盖起来，永远都不会倒，后来才知道，住人的房子之所以历经几十年而不倒，是因为一旦房屋出现了什么问题，比如房顶的麦秸年久腐烂了，土打的山墙被水泡坏了，都会得到及时的修缮，就这样修修补补，一栋土打墙、草苫顶的房子，也会屹立几十年、近百年。

一旦房屋不再住人，也就没有了费时费力又费钱修缮的价值，老屋就像一个人步入了老年，衰老的速度大大加快了。我们家在村前盖了新房以后，老屋又坚持了12年，才完全倒塌，最后就剩下一圈院墙。

这也意味着，人与老屋，就有了一段漫长时间的告别。我每次回老家，都要去老屋看一看，老屋还屹立不倒的时候，我会不顾父母老屋可能会随时倒塌的提醒，走进空空如也、生出了杂草的房间，仔细打量，过去的时光，就一帧帧在我的眼前不断掠过。

我就是在老屋出生、长大的，而弟弟妹妹，则是父母上世纪80年代“闯关东”的时候，在东北出生的。对于自己的出生之地，人必定会怀有更深的感情。我走到自己床的位置，床早就没有了；我走到自己书桌的位置，书桌也早就没有了。书桌下面还有一本我看过的，已经残缺不全的连环画，蒙着厚厚的灰尘，我们那时候叫“小人书”。“小人书”是我自己攒钱买的，还是借了别人没有归还，早已记不清了。

老屋是值得离开的人回去看看的，因为它往往见证了一个家庭，一个家族的生老病死。我们的老屋，因为主人中途搬走了，老屋只见证了人的生，没有见证人的死。爷爷奶奶的老屋，就既见证了爷爷的生，又见证了爷爷奶奶的死，中间则是娶亲、生子、抚养孩子长大，自己慢慢变老的人生全景。

老屋藏满了过去，但老屋却没有了未来。

村里很多人家，早已经搬走了十几年，几十年，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、生活。但在逢年过节，回乡祭祖时，仍旧要回他们的老屋看看。只是很多老屋已经完全消失了，老屋的位置作为村集体的宅基地，已经分给其他人家，盖起了房子。老屋原来的主人，仅能凭借想象和记忆，对老屋的样子，老屋子曾经热气腾腾的生活做一个复盘。

当然也有一些老屋留了下来，而且还会继续存在很长时间。这些老屋，往往都是以青砖、红砖或石头垒成，因为年代久远，构造独特而成了人们眼里的一道风景。它们很幸运，它们原来的主人更幸运，至少他们风尘仆仆从天南海北赶回来，还能找到自己的根。

冬歌

赵国培

没有春日的丽姿艳色
没有夏时的泼辣热火
没有秋天的富庶阔绰

你无情
板着
冰冷冰冷的面孔
喝令蝼蚁虫孳
投奔阎罗
你多情
抖开
雪白雪白的棉被
温柔护卫
麦苗松枝

你敞开北方壮汉
宽广气魄
你银装素裹
只披挂单调服饰

我们的冬哥
大千世界上
你独具特色

《巨然雪图·轴》（局部）

作者 巨然（五代）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巨然，生卒年不详，江宁（江苏南京）人，五代画家。他是位僧人，早年在南京开元寺出家，南唐降宋后到汴京（河南开封），居于开宝寺。

巨然擅画山水，是董源的门人，专画江南山水，所画峰峦，山顶多作矶头，林麓间多卵石，并掩映以疏筠蔓草，置之细径危桥茅屋，得野逸清静之趣，深受文人喜爱。其笔墨秀润，为董源画风之嫡传，扩展了江南画派董源水墨山水画风，与董源并称“董巨”，为五代、宋初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，对元明清以至近代的山水画发展有极大影响。

巨然山水的构成，虽出自董源，但自成一格，除糅入了一些北方山水画的构图外，巨然的笔墨与董源相比，趋于粗放。 供图·配文 络因

小雪有味

刘芳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小雪，是二十四节气里最有味的。

小雪到，有美味。小时候，最盼着小雪，因为放学回家后，能享用“一鲜”“一香”。

“一鲜”就是鱼羊鲜。俗话说，小雪卧羊，大雪宰猪。小雪最应时的食物，就是羊肉了。妈妈会早早地把红色小煤炉提到楼道里，折纸引着，墩上砂锅，小火，煨上新鲜的羊肉。两条活蹦乱跳的鲫鱼，稍腌，两面煎黄，滑入炖好的羊肉汤中，翻涌的汤水像温暖的洋流，将鲜味在这一锅小海中来回轮转。爸爸每回都会故意提问：“鱼加羊是什么字啊？”“鲜！鲜！鲜！”娃儿们争先恐后地抢答，像知晓了了不得的美味密码。初冬的第一口鲜，鲜得，连眉毛都掉了。

“一香”就是米酒香。我的家乡米酒闻名，几乎家家户户的农妇都有着自酿米酒的本事，可惜妈妈是城里人，着实不会这门手艺。好在每年都有大妈从老家送来的自酿米酒。自家种的糯米，漂洗、上笼蒸、晾凉，加上本地特质的酒曲，在温度的护佑和时间的魔法双重加持下，米酒发酵而成。掀开盖着的纱布瞧瞧，这可跟如今超市里卖的米酒不一样，米散汤清，白如玉液，蜜香浓郁，甜润爽口，浓而不沾，稀而不流，大火煮沸，磕入几个溏心蛋，出锅前缀上一点秋日的桂花蜜，老少都爱的桂花米酒荷包蛋甜品就诞生了，食后生津暖胃，回味深长。这鲜香太盛，我已醉在童年的滋味中。

雪天的趣味之处，不仅在于，桌上有温暖的浓汤，还在于，身边有温暖的人。恰巧，小雪是姐姐的生日，兄弟姐妹们齐聚我家为姐姐庆生，为小雪庆生。柔和的灯光下，一家人宅在一个小小的屋里，围炉而坐，看着热气腾腾的锅里鼓起的小泡泡，恣意的香味似乎能驱除内心深处哪怕最深的阴霾，连空气都洋溢着甜甜的味道。肚子吃饱了，身上就暖和了，也敢趴在窗台上举行哈气比赛了。窗外，光秃秃的树都开花了，冬天最美的风景，推窗即得。被妈妈赶回来，就横七竖八挤在暖暖的被窝里，听懒懒的歌、看中意的书、讲瘆人的故事，间或在别人的故事里无所顾忌地笑得前仰后合，随心所欲。雪，是天然的屏障，躲在其中的我们，是安逸而淡然的。

小雪，有“世间烟火气、最抚凡人心”的美味，有“家人围坐、灯火可亲”的趣味，有“少年春气味，时时暂到梦中来”的回味，也有，幸福的滋味。

鲜美的豆腐乳

李成

在我家乡，差不多家家都做豆腐乳。

我们那里都是春节做“年豆腐”时，特意留出几板豆腐，搁在阴凉处，稍稍被风吹干，就用刀分为小的方块，继续放在屋内晾着，等它上面长出细细的毫毛。接下去是将这些小块豆腐放到铺有一层稻草的大簸箕里，然后拿到外面的阳光下去晾晒。大约晾晒三到五天，等到上面的毫毛褪尽，就把它放进事先准备好的大坛子里。每放一层撒一层盐，最后把坛子密闭起来，放在屋角不去问它，等两三个月后，再打开，就是熟悉的豆腐乳了。

虽然在母亲制作豆腐乳的过程中，打过下手，但我不记得密封坛子刚打开时的状态。我只能想象，那豆腐是白色中带一些乌黑，而半个坛子都已浸着了盐水。据说豆腐乳分成青方、红方、白方，但我们那里的豆腐乳可能处于“白方”与“青方”之间。

名菜的徽菜臭鳜鱼，我想其中一种做法肯定少不了要用到臭豆腐乳，因为臭鳜鱼的味道总使人想起臭豆腐乳。

北京“王致和豆腐乳”的创始人与王致也是我们安徽人，他原本是个读书人，来京参加科举，名落孙山，却不想返乡，遂滞留在京。生活困顿起来，想起父亲开过豆腐坊，他便以此维生。一次他将一板卖剩下的豆腐放进坛里用盐腌制，因忙于琐事，已经忘记。待到秋后，忽然想起打开坛来，那一坛豆腐已变成青灰色，而气味闻起来，臭味中又夹杂着清香。他很好奇，夹起来一尝，滋味还蛮好，也因此出了大名，成为京城一绝，品牌传承至今。

我家乡的豆腐乳吃法似乎也就是直接从腌制的坛子里取出来，只有极少数会切一些红辣椒丝洒在上面，然后置于饭头上蒸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我家没有这么蒸过，我偶或见到或吃过这么蒸出的豆腐乳，那滋味真是极好。最难忘的是有一年，邻村的大哥考上了大学，我登门祝贺，去得有些迟了，他们中饭已经吃过，问我是否在他那里吃，我说吃，他们即以剩下的饭菜招待我，其中就有一味辣椒蒸的豆腐乳。那豆腐乳呈咸鸭蛋色，四方四正，味道极为鲜美。我很奇怪，为什么曾经发霉的豆腐腌制起来，会这么鲜美呢？至今还百思不得其解。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臭豆腐乳，而臭豆腐乳表面上有点臭，其实也是很香的，这也真是怪事！

我的邻村大哥考上大学后便不轻易回来，等到他毕业把寡母接到外地，从此再无来往，我也就再没吃过这么鲜美的豆腐乳。

一壶老白茶

李风玲

周末。深秋。下午。伏案疾书，忽然就觉得喉咙干，于是起身泡茶。

刚铺下茶席，书房里的儿子走过来说：“妈，今天我来泡。”暑假的时候，儿子去小城的茶馆学了评茶，期间颇有心得，却一直没有小试身手的机会。今天，应是恰逢其时了吧。

老公在厨房里，听说我们娘俩要泡茶，探出头来说：“等我调好了馅儿，和好了面儿，陪你们娘俩同饮。”

所以，很难得，这样的一个下午，大家都在。

茶席是我铺好的。古老的夏布，深沉的木兰色，在桌上一铺，周遭的空气立即安静了三分。我问正在烧水的儿子：“这次咱饮什么茶？”

儿子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老白茶！”

我笑了，我们全家都钟爱老白茶。

茶器取出，水也适时地开了。儿子先是用开水将茶器一一烫过，然后用茶夹夹了杯子，放到各自的面前。此时的老公也从厨房走出，他在茶桌前坐定，笑吟吟地看着儿子的动作道：“呀，还挺像样儿的嘛！”

儿子笑而不语，他在用心地泡这一壶茶。他用茶夹从圆形的茶盒里取了适量的茶，放在茶则里醒着。茶则是一片墨绿色的“叶子”，它与今天的老白茶，恰是相合的气质。

儿子拨茶入壶，注入热水，却又迅速地将茶汤倒入茶洗之中。

老公一向勤俭持家，看着倒掉了的茶水：“不洗不行吗？”

儿子道：“老师说了，泡茶须严谨，少一步都不行。”

醒过，洗过，再泡过。儿子将茶滤入公道杯，滤出了一盏清亮亮的黄。然后再手执公道，将这泡出的第一杯茶，斟给了他左前方的爸爸。他说：“老师教过，左为上。”

先斟给爸爸，再斟给妈妈。儿子最后，才斟给自己。

端杯，闻香。房间里飘散着，淡淡的蕉香。对，就是蕉香！我终于为这第一泡老白茶，找到了最为贴切的比拟。

儿子续了第二泡。这次是老公端杯，颔首轻嗅，然后吐出一句：“我倒觉得，这第二泡，更像是稻香。”稻香，好描摹！儿子觉得有田野里的味道，我也在一旁笑曰：“稻香，好！符合你爸爸一介农夫的气质！”一向质朴的老公，是如此单纯地热爱着土地。他在工作之余，还在老家种了小麦和玉米。初夏收麦子，入秋收玉米。三百六十行中，种地大概是最苦的一行之一，但老公却是乐在其中，不惜力靠着自己的双手和汗水，拼出了一片丰收的土地。

凝神细思间，儿子的第三泡，已经为我们斟满。这次是他微闭了双眸，将杯端到鼻底深嗅。他深呼吸了一口，说：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我闻到的，是荷香。”

蕉香，稻香，荷香！三泡茶过，这奇妙的香气，居然和紫砂壶壁上的这枝莲，自然而然地融为了一体！儿子喜欢绘画，他最喜欢画的，就是荷。

人生的道路上，我希望儿子端正为人，踏实做事，其性如荷，其品如莲。

一壶老白茶，围酌可相亲。一泡蕉香，二泡稻香，三泡荷香。这是此时此地的我们仨共同品出的独特滋味，它蕴含了深沉敦厚的地气，亦升腾着脱俗浪漫的诗意。茶过三巡，身上有了微微的汗意。它祛除了秋燥，浸润了身心。袅袅茶香缭绕着窗外的高天流云，氤氲出了这个下午的悠悠禅意、淡淡温馨……

《静物》 威利·施洛巴赫［比利时］ 玛咖 供图